



□许志杰

济南文化西路上,经常看到一位老先生,一手推着自行车,一手拿着一本书,嘴里叼着一支香烟,戴着眼镜,边走边看书。每见先生,不忍打扰,总是给他让出路来,免得读书入神造成行人安全事故。约四年之前,我们路遇,趁他坐在马路牙子上点烟时,简短问了几句关于读书的事。他自小喜欢读书,毕业后去工厂做工,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,却一直喜欢去济南中山公园旧书市场淘书。日积月累,家里堆满了书,遗憾的是大部分没有读过。退休后立下誓言,不读完现存的书就不买新书。于是,读书成了他的一项使命,手不离书成了他的一个执念。骑自行车出来,久了就形成推着自行车漫步看书的习惯。为之感动,我写了一篇小作文《行走的读者》。有朋友读后说,想象老人读书的样子,就是一幅很美的图画,感受到了他生活中的惬意。

读书,如画的景色。记得早些年出版社发行了很多读书看报题材的年画,一家人坐在炕头上读书看报,营造出格外甜美的家庭气氛。同样的画面还表现在田间地头、工厂车间、边防哨所的农民、工人、士兵身上,那种读书的热情,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,昂扬向上,让人感到特别带动。

读书是多少人为之追求的梦想。就有那样的人,一天不看书不得劲儿,在肉与书不可兼得的岁月,有的人毅然选择了书。话是这样说,那时候书少,能够拿出钱买得起书的人更少。喜欢读书的人到处淘换书,或借或抄,甚至站在看书人的身后,偶尔瞟一眼书的内容,也相当满足。

父亲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火车司机,虽然那时候他们学习的机构叫济南铁路局司机养成所,实际要求的条件政策与当时大学招生毫无二致,后来改名为济南铁道学院,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批学生。父亲说,他们同学来自全国各地,不少都是准备报考大学,受战事影响,就近入学,成为一名蒸汽火车头司机。这是一帮爱读书、善于利用书本知识在工作中摸索新的生产规律、以工匠精神钻研革新的新一代火车司机。父亲常说到火车头的爬坡动力,同样的载重开始需要前后两台机车共同完成,经过他们无数次实验,充分利用蒸汽产生的动力,一台机车就能从容完成,成为标杆性的技改成果。

工作的便利使父亲有条件于济南、青岛之间开着火车奔跑,甚至火车头保养时,可以去北京、长春等几个大的机车车辆厂,他们就能利用休息时间去逛这些城市的大书店。父亲与济南、青岛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结为好友,有一些书有余额就会给父亲留着。父亲不仅凑齐了非常抢手的四大名著,还给孩子们慢慢攒了一整套至今在我书架上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,共14册,实属难能可贵。这些堪称宝贝的书,属于我们家的特级收藏品。四大名著为父亲专供,锁在家里三抽桌的中间抽屉里,我们兄弟姐妹都不知道钥匙在哪里。其他如由孩子们掌管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,一样“秘不示人”,完全符合中国文人传统的藏书法则。因为我从不借书给别人看,被起了个外号“黑眼皮”,在老家是吝啬鬼的意思。

前些年有幸应邀撰写出版家赵景深先生的传记,在先生的日记中多次见他写到谁借走什么书、什么时候还书。赵先生是著名藏书家,个人藏书几万册(卷),很多都是珍贵版本,极具传世价值。意想

不到的是,赵先生对自己的书持完全开放的态度,只要有人需要,打个借条拿走就是。虽然期间有几位拿走书不还的人,赵先生总是以各种理由替他们打圆场。晚年,赵景深把藏书捐献给复旦大学图书馆,让自己的文化血脉继续流淌下去。我深为赵先生对书的功能认知所感动,也为少小不谙世事人情感到不安。

受父亲影响,我经常怀揣着一两毛钱去逛书店。我读书的坊子小城,在三马路有一个新华书店,低矮的平房,店面不大,书籍种类就是有数的几种。坊子周边就这一个书店,常挤满了人。那会儿还不兴开放式书架,隔着柜台,想看哪本书要找工作人员取。碰上一个脾气温和的服务员,可以多翻几页;运气差点儿,只好望书兴叹、望书止渴了。现在想,自己之所以能在大学毕业后一直做书、编报,离不开父亲作为一个火车司机对书孜孜以求产生的潜移默化。业余爱好与自己的职业合一,人生转场又将职业回归业余,可谓丝滑转身。感谢我亲爱的父亲。

一路走过,两个很现实的问题却迎面而来,困扰今人。一是读书,说白了就是还有多少人在读书,他们读书的热情能持续多久。二是个人藏书的最終归处,看到几位学者在以不同方式处理自己的藏书,都是他们费很大力气积攒起来的心爱之书。无论何种方式我都赞同,只要书能再投一个好“婆家”,受到如同前主人那样的珍爱,都是理想的彼岸。历史上个人藏书最终流散不知所终者十之八九,能够得以保全确实不易。今人仍受其困,路远且艰,需要探索新的途径。

在悉尼看了一个二手书展,规模很大,据说书有11万余册,50多个分类。虽为二手书,却书品上等,无一破损严重,均干净整洁。书的价格实惠,低的一块澳币,高的不过十几二十几块,淘书人挤满大礼堂,来者无不满载而归。书展四天,我一天一趟,每日必有收获,淘得我所喜欢的历史、考古、火车题材书籍共十几种,颇遂心愿。结束那天,不少书架空空如也。主办方是一个关注青少年成长的志愿服务机构,这些书全部来自各界热心公益事业人士的捐赠,售书所得用于青少年成长的相关服务项目。从展销书的种类分析,捐赠者广泛,不仅有小说、地理、历史、家庭生活等普及性读物,也有相当专业的小众书籍,语种以英文为主,同时也能淘到中、德、日、西、葡等文字的书。淘书者不分老幼,按需索取,不亦乐乎。临近书展结束,淘书者依然不舍,很多人与志愿服务者握手致谢道别,盼着下一个展期的到来。

一个二手书展销活动,能够如此轰轰烈烈,在很大程度上解开了前面说到的两个现实问题。答案很明确,读书依旧是人们执着的追求。将自己读过、用过的书,以捐赠的方式流入社会,让需要的人继续使用下去,二手书变成三手书、四手书,周而复始,像日月轮替,每一本书都在喜欢的人那里得到善待,那些拥有书籍的人也不必为自己心爱的书而忧愁归处。我们要做的,或许是方式和认知的转变。

悉尼也有些读书的氛围,冬日的阳光下,一份报纸、一杯咖啡的场景随处可见,等车、坐车的人,手执一本书,静心在读。我的手机里藏了很多这样的美好画面,希望瞬间到永远。

(作者为媒体从业者,高级记者)

□安立志

“对牛弹琴”是个常见成语,其中隐含两个主体,一是弹琴者,一是倾听者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释义是:对不懂道理的人讲道理,对外行人说内行话,现在多用来讥笑说话的人不看对象。

讥笑也好,讽刺也罢,“对牛弹琴”显然成了贬义词。其实这个成语的起源并没有贬义。“对牛弹琴”出自东汉牟子的《理惑论》:“公明仪为牛弹《清角》之操,伏食如故。非牛不闻,不合其耳也。转为蚊虻之声、孤犊之鸣,即掉尾奋耳,蹀躞而听。”乐师公明仪对牛弹琴,即使弹奏高雅的“清角”之曲,牛依然埋头吃草,无动于衷。牛不是没有听见琴声,而是听不懂。公明仪转而为牛模仿嗜血蚊虻的骚扰之声,离群牛犊的鸣叫之声,牛立刻支起耳朵,甩动尾巴,静静聆听。在这里,没有讥笑与讽刺,只有白描与叙述。弹琴者适应对方特征而调整弹奏内容,倾听者欣然倾听它所理解的琴声,这样的互动是常见的、积极的、正面的,哪有什么讥笑与讽刺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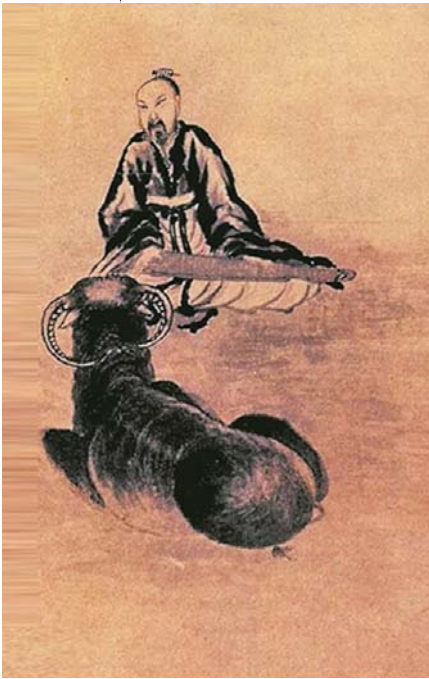
明末清初的画僧石涛曾有一幅著名的《对牛弹琴图》,如今收藏在故宫博物院。这幅画的构图很简单,画面上仅一士、一琴、一牛而已。一雅士神情端庄,双手抚琴;一玄牛侧身而卧,竖耳倾听。背景空旷,犹闻琴声缭绕;大片留白,令人思接千载。

值得注意的是,这幅画的多数空间留给了题跋文字。在《对牛弹琴图》总题之下,竟有六首古诗,长近千言,右上有“曹子清盐使”(曹寅,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的祖父)与“杨嵩太史”(杨中讷)的题诗,左上是顾幼铁(顾维楨)分别与曹、杨二人的和诗,左侧则是石涛本人与曹、杨的两首唱和之作。

石涛(1642-1707)本系朱明皇裔,幼年遭遇朝代更迭,只好削发为僧。他依靠天赋与勤奋,成为清初著名画家。这位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的画僧,在后世得到高度评价。齐

【文化杂谈】

『对牛弹琴』图解



白石为之题诗:“下笔谁教泣鬼神,二千余载只斯僧。”书画家、美术史学家郑午昌指出:“石涛笔意奇恣,排界纵横,以奔放胜,王太常极推许之,谓大江之南,无出石师右者云。”《对牛弹琴图》是石涛晚年作品。有人从曹、杨题诗中的“一笑云山杜德机,闭门自觅钟期子”“海上移情若个知?乘间奏向牛丈耳”揣摩大旨,认为此图反映了画家知音难觅、孤独落寞的心境。在明清易帜的时代,石涛其实是一个矛盾的存在,他在红尘与净土之间挣扎,最终选择了后者。作为一个卓越的画家,他在官场、在画坛都有不少朋友,比如,此画的题签者曹寅不仅是巡盐御史,还是康熙重用的红人;杨中讷供职翰林,也是名副其实的京官。石涛拥有的粉丝与拥趸,无论数量和层次,似乎都说明他并不缺乏知音。

我以为,石涛赋予了“对牛弹琴”另外的意义。山水画派以天人合一为其哲学理念,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。这在前人的画论中多有论及。南朝著名画家宗炳这样说:“闲居理气,拂觞鸣琴,披图幽对,坐究四荒,不违天励之契,独应无人之野,峰岫峣嶷,云林森渺,圣贤暎于绝代,万趣融其神思,余复何为哉,畅神而已。”同代另一画家王微也表达了类似理念:“望秋云,神飞扬,临春风,思浩荡,虽有金石之乐,珪璋之琛,岂能髣髴之哉!”

《对牛弹琴图》中,石涛在与曹寅的唱和之作中写道:“七弦未变共者谁,能使玄牛听鼓掌。”“牛声一呼真妙解,牛角岂无书卷在。”这些诗句比较含蓄,但也说明人、牛之间是可以交流的。他在和杨诗的诗句中就比较清晰地说:“此琴不对彼牛弹,地哑天聋无所由。”“世上琴声尽说假,不如此牛听得真。”在这里,“清角”之曲如同“高山流水”,公明仪与这头黑牛仿佛俞伯牙与钟子期,如此一来,哪里还有“欲将心事付瑶琴,知音少,弦断有谁听”的况味?当然,也不存在对彼此的讥笑与讽刺、嫌弃与鄙视。

人和牛都是自然界的产物,具有共同的自然属性,灵魂的互通、心性的联结不能以现实的道理来诠释。弹琴者(人)与倾听者(牛)之间,通过音符的灵魂互动,适与不适、懂与不懂、有与无、虚与实、真与假的哲学分际,似乎是可以打通的。

在古代,文章讲究“言外之意”,音乐讲究“弦外之音”,绘画讲究“象外之境”。中国画强调写意,《对牛弹琴图》体现的也是画外的意境,在简约的画笔与构图中,以琴为媒,所表现的正是画家的独行人格与特立心境。有人从画中读出了禅意,笔者是俗人,从“听真听假聚复散,琴声如暮牛如旦”的诗句中,读出的却是人间与尘世。

(作者为山东管理学院原副院长)